

人間特寫

人間特寫叢書

人 間 特 寫

人 間 世 叢 書

No. 367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二 十 四 年

本書編例

本書所選材料完全由本公司所出版之人間世半月刊「特寫」欄內抽出次序亦以在人間世發表時之先後爲標準第二十七期後并未選入特此聲明

目次

芙蓉城·····	羅念生	一
說揚州·····	佩弦	九
北平男女同學之一斑·····	血因	一六
牛津憶錄·····	穎夫	二三
書店·····	蕭棠	三一
一篇近地的莊稼話——掃帚·····	老向	五〇
受戒·····	乘岳	五八
北大區里的小飯鋪·····	徐訏	六二

四川的鄉長·····	友如	七〇
鐵路員工舞弊之一斑·····	譚魯	七五
紅丸·····	陳念棣	八七
我在巴黎的藝術生活·····	李金髮	九三
賣畫·····	阿蘇	一〇四
過年漫話·····	憾廬	一一〇
在日本過年·····	黃宋	一二二
金山客的自述·····	鄭文然	一二六
南國風味·····	斐兒	一三四
監獄是這樣的·····	凡魚	一四二
南京的黑市·····	劉士穆	一五六

定縣的平民教育·····	老向	一六三
做絲·····	老黃	一八三
湘鄉曾氏遺聞·····	銖庵	一九一
日本留學生·····	麟勝	二〇三
記者生涯·····	阿蘇	二一六
垂亡待斃中的邵陽人民·····	余牧秋	二二五
南京的媒行·····	受仲	二三三

芙蓉城

羅念生

燕京城像一個武士，雖是極盡雄壯與尊嚴，但不免有幾分粗魯與呆板；芙蓉城像一個文人，說不盡的溫文，數不完的雅趣。芙蓉城的地基相傳是西王母大發慈悲，用香灰在水面煉成的；城中從來不敲五更，因為敲了便會沈沒；不信，掘地三尺便可見水，好像歷城一樣到處都是水源。這城在一個高原的盆地中央，四圍環繞着「蒼鬱千山峯」。西望灌縣的雪嶺猶如在瑞士望阿爾卑斯山的雪影一般光潔。春天來時，山上的積雪融化

了，洪水暴發，流到一個極大的堰內；堰邊築着一道長堤，防範這水氾濫。這堤比黃河的堤防還更堅實，還更緊要，特派一員縣令治理；倘若疏心一點，那座城池頃刻就會變作汪洋。堰內的水力比起奈阿格拉的瀑布還強：磨成水電，全省可以不燒柴炭。從這堰口分出幾十支河流，網狀般會萃在岷沱二江，芙蓉城就在這羣水的中央。穀雨時節，堤邊開放一道水門，讓清亮的雪水流下盆地給農家灌溉。這些農田多是方方塊塊的，有古井田的遺風，也就像我們頂新派詩人底「整齊主義」一樣美。這兒的土壤很肥沃，一年計有三次收穫；今天割了麥，明天便插秧，眼見黃金換成翡翠。這兒也許冷，但冷的不讓結冰；也許吹風，但不准沙石飛揚；也許有塵埃，但不致污穢你的美容；這兒雲多，雲多是這兒的光彩：「錦屏雲起易成霞」，所以南邊的鄰省叫做「雲南」。

「蜀先人肇自人皇」，在很古時代，就有人想到西方的「古天府」；但那時無路可通，「秦開蜀道置金牛」，才闢了一條「金牛道」。後來發見了西方有靈氣，「大耳兒」據了芙蓉城南面稱尊；至今少城內還遺存一座金鸞寶殿，恍惚京師的太和殿一般尊嚴華麗。不久，又有一位風流皇帝在馬嵬驛拋了愛妃，逃到「天回鎮」；他望見那兒有一團異氛，忙命太子返旆興師；自己却跑到芙蓉城享樂天年。如今改朝換代，還有人覺得那兒山川險峻，可攻可守：所以我們的國父戎機不順時，也曾想進去閉關休養；長勝將軍「匹馬單刀白帝城」，也逗留在那邊疆上，一心想進駐蓉城。芙蓉城對穿九里半，周繞四十里。從孟昶開端，城上遍植芙蓉，碩美鮮豔。「二十四城芙蓉花，錦官自昔稱繁華」。中央有少城，也有一座煤山。西南角石牛寺旁有塊「支機石」，高與人齊，略帶青紫，相傳是織女

的布機墜下人間；還有一塊尖銳的「天涯石」，生在寶光寺，象徵遠行人的壯志。城中古蹟要數文翁興學的「石室」，君平算命的卜肆，楊雄的「子雲亭」和他鈔太玄經的洗墨池。

西郊外以尋訪相如的古琴臺，在市橋西岸，也就是文君當爐滌器的地方。北門外可望鳳凰山，滿生着青蔚的梧桐。山旁有駟馬橋，相如當日豪語道：「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附近有昭覺寺，寺大僧多，古柏蒼翠。明代的「和尚天子」曾在那兒選高僧輔佐諸王，可知名器的隆重了。

東關外有望江樓，不亞於黃鶴樓的舉目空曠：前人有半邊對字，缺少下聯：「望江樓，望江流，望江樓上望江流，江樓千古，江流千古」。旁有一口古井，每個名士，每個遊人都要取點井水來品嘗：因為多才多色的

薛濤的香魂潛沒在井中，所以這水就香豔名貴了。江上頂好玩是端午的龍舟競渡：名士，美人，觀客，重重疊疊聚在江邊；耳聽火炮一響，龍舟鳴金擊鼓奔向綵舫；忽然一隻酒醉的水鴨從舫上飛下，羣龍怎樣奮勇也擒不住它。江水流到峨嵋山麓，轉變黑了，特產一種美味的墨魚，相傳東坡洗硯台染黑了的。

南郊不遠就到武侯祠。祠有幾抱大的古柏，傳說是孔明親手植的，恍惚像孔林的枯櫨。這老柏有些靈怪，不逢盛世，不發青枝。祠內竹林修茂，氣象森威；先帝的衣冠墳像一個山頭，橫斜着楠木幾本。正殿上有付扁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殿旁古式的草亭裏存放着空城計彈用的古弦琴，亭週題滿了名句，還記得幾字：「問先生所彈何調，居然退却十萬雄兵」？想司馬氏見了，當如何懊惱。到如今依然祭

祀隆重，時有過客瞻拜；廟宇重修，正樑是千里外運來的一根「烏木」。

南門口有一道長拱的石橋，很像頤和園的十七洞橋。

「萬里橋西一草堂」，逆流西上，行過很長的蘆花小徑，直通「草堂寺」。寺門很古雅，兩旁題着「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你見了也必心中榮幸，充滿了無邊的詩意。石砌上的苔痕，垣牆外的野草，虬幹的古梅，清幽的竹徑，都是杜公從前的詩料。堂前有一方很深的池塘，塘內養許多魚鼈，有白鯉已長到「丈大丈長」。如果你拋下一塊麵餅，那些魚會成團起來吞食，嘴皮伸到水面有茶碗樣大，吞起東西來「通通」地響。一個暮春晚上，杜公在池畔吟詩未成，忽覺青蛙叫得煩膩，他用朱筆在蛙的頭上點了一點，封它到十里外去喚「哥哥」：所以如今草堂寺的青蛙頭上有一點紅痣。逢到四月十九「浣花節」，你可邀約良朋，泛

舟到草堂，擺一檯「浣花宴」，醉酒賦詩，極盡雅人雅事。

出寺不遠就到百花潭，又叫浣花溪：水涯竹木叢生，天然幽韻；這溪水用來濯錦，格外鮮明，薛濤曾取這水製造十色箋。「百花潭水即滄浪」，後人因愛慕這名句，在溪邊的柏林裏年年春天舉辦「花朝會」。全省的花卉寶器都送到那兒賽會，遠近的人都愛到那兒觀賞。城內的戲園，茶社，酒肆，商場，和音樂，武藝，球戲等娛樂都移到花會去。每天有成千成萬的遊客觀花玩景：會場內笑聲與管絃合奏，美色與名花鬥豔。婦女們更有別樣的心事，進青羊宮道院去摸弄青羊。許下求嗣的心愿。你高興可以到處遊玩，有何首烏，有靈芝草，江安的竹器，精巧玲瓏，峨山的「帽尖」，清甜適口。倦了，你踏進酒家酌飲幾杯，別忘了當爐的美人。醉後，你醺醺的在十里花圃中息芳香，看美色，這豔福幾生修到！

芙蓉，你的自然美妙，你的文藝精英，我還不會描出萬一。願你永葆天真，永葆古趣，多發幾片綠葉，多開幾朵鮮花；別給樓高車快的文明將你污穢了，芙蓉！

自跋：我有次乘驢到西山踏雪，那位驢夫從戎遊過四川，他頻頻向我讚嘆蜀中踏雪：「喝，那才是真山真水啦！……呵唷唷！……先生，北京簡直不成，……你瞧，那雪裏的西山還不是那笨頭笨胸的，一點兒也不秀氣。……呵唷唷！……我這輩子再也別想進川了。……喝，那才是真山真水啦！……」這是驢夫隨心吐出的詩話，我因想起蜀中的風物值得介紹。昨晚夢歸故鄉，見幾對鷺鷥在嫵媚的江邊覓食，心中莫名的高興，起來便寫就這文。

說揚州

佩弦

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閒話揚州」，比那本出名的書有味多了。不過那本書將揚州說得太壞，曹先生又未免說得太好；也不是說得太好，他沒有去過那裏，所說的祇是從詩賦中，歷史上得來的印象。這些自然也是揚州的一面，不過已然過去，現在的揚州却不能再給我們那種美夢。

自己從七歲到揚州，一住十三年，才出來念書。家裏是客籍，父親又

是在外省當差事的時候多，所以與當地賢豪長者並無來往。他們的雅事，如訪勝，吟詩，賭酒，書畫名家，烹調佳味，我那時全沒有份，也全不在行。因此雖住了那麼多年，並不能做揚州通，是很遺憾的。記得的祇是光復的時候，父親正病着，讓一個高等流氓憑了軍政府的名字，敲了一竹槓；還有，在中學的幾年裏，眼見所謂「鬼子團」(註一)橫行無忌。「鬼子」是揚州方言，有時候指那些「怯」的人，有時候指那些滿不在乎的人。「鬼子團」不用說是後一類；他們多數是紳宦家子弟，仗着家裏或者「幫」裏的勢力，在各公共場所鬧標勁，如看戲不買票，起閨等等，也有包攬詞訟，調戲婦女的。更可怪的，大鄉紳的僕人可以指揮警察區區長，可以大模大樣招搖過市——這都是民國五六年的事，並非前清君主專制時代。自己當時血氣方剛，看了一肚子氣；可是人微言輕，也只好讓那口氣

盤着吧了。

從前揚州是個大地方，如曹先生那文所說；現在鹽務不行了，簡直就算個沒「落兒」的小城。

可是一般人還忘其所以地耍氣派，自以為美，幾乎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這真是所謂「夜郎自大」了。揚州人有「揚虛子」的名字；這個「虛子」有兩種意思，一是大驚小怪；二是以少報多，總而言之，不離乎虛張聲勢的毛病。他們還有個「揚盤」的名字，譬如東西買貴了，人家可以笑話你是「揚盤」；又如店家價錢要得太貴，你可以詰問他，「把我當揚盤看麼？」盤是捧出來給別人看的，正好形容耍氣派的揚州人。又有所謂「商派」，譏笑那些做做鹽商的奢侈生活的人，那更是氣派中之氣派了。但是這裏只就一般情形說，刻苦誠篤的君子自然也有；我所敬愛的朋友